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春秋辯義卷二十

明　卓爾康　撰

襄公一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討魚石也魚石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葢楚子伐宋取彭

城使魚石守之以逼宋爾說者謂楚子伐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以逼宋其惡可知也故雖入于楚春秋還繫之于宋而實不必然楚取彭城以封魚石亂道事耳豈遽以彭城與之不必嫌也圍彭城者僅一宋華元爾尚有八國不書宋而何若衛石曼姑圍戚不言衛矣

高忠憲曰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所以抑強

夷黙叛臣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晉師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趙企明曰悼公之圍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共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謹

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鄫今睢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姜廷善曰救鄭而侵宋攻其所必救侵宋即所以救

鄭也胡傳謂傳書子辛而經不書似以壬夫子辛為

二人救鄭侵宋為二事誤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熊過氏曰三國朝聘胡氏緣尊王發微一譏之以不奔喪也然聘不繫日無以辨其久近則與蟲牢不同故杜氏云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皆善之是三傳皆無貶文矣但嗣君方在喪非行吉禮之時傳者

習不察耳聘禮遭喪入境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

禮賓主人早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

君喪正也其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

受非也湛先生知其非然曰夫人世子之喪則長衣

練冠夫既使大夫受于廟矣主人長衣練冠何受哉

疑周禮之末造禮家附會焉故湛先生亦誤也

庚寅〇靈王元年

二年〇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為鄭方在喪伐喪為不義吾以為鄭成終身陷于左袵而不返今新君即位苟一朝孚楚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

已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虎牢岩邑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在鄭之西而楚在其南鄭挾楚以抗晉者以此晉設此謀以偪之鄭見虎牢城諸侯之師畢集則必不敢背晉南向而

楚亦不得越鄭而東闚中華之境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自至而天下無兵革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于天下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熊過氏曰齊謚也成公夫人公嫡母公羊子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按左氏虧姑成婦則齊姜婦也魯襄嫡母故曰姜氏君之妣也而公羊疏家以九年伐鄭不致為貶襄公因誣繆姜為襄

母謂祖母則差輕可無貶也夫國君服祖母應如母
又何疑于不致哉且不致本據實而書不因見貶亦
無可諱也何氏以齊姜先薨多是姑不知年齡延促
靡常非必姑即先逝近季明德又以襄為宣子至疑
定姒葬以小君因以穆姜為齊姜之婦而齊姜乃為
定姒之嫡矣不尤誤哉

叔孫豹如宋

左傳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胡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于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

虎牢鄭邑也鄭在楚中國多事方將城虎牢以制之

不書鄭者鄭之有與非其有未可知也王樵氏曰虎
牢城而鄭服鄭服而楚失所以爭而諸夏息肩故城
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為天下之計而城之文自當然
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為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
城為宋也故可曰宋彭城若虎牢方為伐鄭不服而
城其岩邑以制之又豈可曰城鄭虎牢耶諸儒不知
此義穀梁公羊為内鄭或謂以霸主討不服之國城
非鄭之所得私或謂鄭叛晉即楚辱天子之封守罪

當削奪故不曰鄭虎牢者削之于鄭胡傳謂鄭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皆非也

沈長卿曰虎牢為鄭要害處即齊桓公使申侯居之以偪鄭者然其初乃虢邑為鄭所併非先王所封也鄭既服楚則中原公共之險豈宜私踞故城虎牢經不繫之鄭正取晉之能扼要也

虎牢今汜水縣古為虢制邑漢成皋在鄭之西楚在鄭南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辛卯〇靈王二年

三年〇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髠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自晉厲公會吴于鍾離吴無仇晉之心于是楚伐吴以其不附巳而附中國也

陳氏傳曰于是楚伐吴吴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吴何春秋于晉楚之際嚴矣于吴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吴悉書之吴伐楚必若遏也門巢卒而後書

吴楚爭强自此始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

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子繇曰禮諸侯不親盟于他國文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于其國亦非禮也晉悼公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諸傳皆以諸侯而盟王臣抗也獨杜氏謂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與洮之盟同不然悼公賢君且不敢朝同列于國中矧與王臣盟乎然春秋至此而王室益卑豈惟悼公習見以為固然即王人在列亦有洙泗斷斷之風矣

胡傳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

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雞澤晉地今屬廣平府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熊過氏曰雞澤之盟不殊單子晉悼之陋也然君以盟鄭之君臣以盟陳之臣則理安而分明矣曰諸侯之大夫者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如溴梁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也溴梁責大夫之專可也自穀梁子以袁僑盟為大夫張而後陳君舉以大夫專盟自晉悼始而後孫明復以諸侯既盟而陳袁僑可無再盟夫踐土繼齊伯未久陳穆從楚者七年耳如會不再盟者可也雞澤之陳自宣公六年晉楚交爭迄今垂

三十四年背華矣謂其成可不盟何以安攜貳哉晉之謀國者或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不復有事于陳矣或曰有陳非吾事必無之而後可其棄陳久矣悼銳然納而盟之其繼伯之心所存遠矣謂可無盟非也

沈長卿曰陳見晉悼之明能致鄭人之服故使大夫求成借此以自絕于楚但與晉伯既盟雖澤而僑繼至復與之盟則煩數矣弗與之盟則攜貳矣覩與之

盟則褻玩矣袁僑一大夫耳使諸大夫與之盟于禮不廢而體統亦略相當再言及者此盟專為袁僑設也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高忠憲曰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會盟四十餘年

矣為鄭虐而遷蕖依楚豈能一旦叛楚哉荀罃賢大夫也規模欲速如此宜許之終不服而已服之陳亦幷失之也

壬辰〇靈王三年

四年〇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吴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時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致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熊過氏曰定謚姒姓杞女襄公母成公妾也成十四年乃娶婦姜會沙隨之歲十六年而公始生謂姒氏乃婦姜之媵何所不可謂如孟任然亦何不可而必離澤非長君不能修禮遂以襄為宣公之子哉

王樵氏曰此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襄哀越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或云此年定姒當從公羊作弋

趙子常曰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蓋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者所以重宗廟也魯昭公欲喪其慈母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況

國君以夫人禮喪其妾母固史氏所當詳也子氏者
惠公再取之夫人諸侯不再取再取亦妾也隱爲桓
故成其母喪以赴諸侯然葬不備夫人之禮故不書
葬既不可祔廟又不可祔妾祖姑故别爲之宫隱以
攝君喪大子之母猶有節也自文公追崇成風王室
又爲歸含賵會葬以成之其後妾母皆僭夫人禮薨
葬備書與適無異而不别爲之宫則並祔于廟矣夫
子以喪紀國之大典非筆削所加將令學者屬辭比

事以觀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
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既書夫人
姜氏薨又書夫人姒氏薨則適妾之分已明黷亂之
私亦著矣自公羊不明經義創為母以子貴之説漢
哀帝因得託以尊其藩邸所生父母及其祖母卒加
大號以干正統而貽後禍説經失義其弊一至此
詹萊氏曰定姒襄公之母即哀母定姒之妾祖姑也
何以同謚定王氏葆以為一誤非也襄母跡其行事

而謚之哀母則志在奪嫡故即係姓謚夫爾然則定公何以同謚祖母文公成公不以文姜成風廢同德固非所諱也

冬公如晉

為晉謀合諸侯也孟獻子請鄫為屬而許之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

間故圍之自雞澤會復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詘也廬陵李廉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怨逃歸之兆在此矣

左傳山戎無終子嘉父因魏絳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和戎有五利公說從之

鍾伯敬曰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未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間光景妙絶乃詳言后羿遊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闗深厚婉至告雄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説盡古今夷情大王制狄人

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
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田牧趙充國屯田備羌意
也既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為戰守也魏絳
真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偷安言言有主張
事事有顛末其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將欲和戎恐
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為此杜其萌也

左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
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始髽

癸巳〇靈王四年

五年〇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

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

楚共二十三吴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齊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

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會期

高忠憲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書及晉楚爭衡權

在吳故晉急於吳魯衛近吳故令先會且告會期

善道吳地今鳳陽府盱眙縣在淮水南當鍾離之東

本屬吴者也

道公穀作稻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討陳叛故曰縣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

左傳盟于戚會吴且命戍陳也

陳氏傳曰于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于諸夏也而晉求之急于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高抑崇曰晉之亟于進吳以其能病楚也吳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既伐楚則伐齊伐魯伐衛伐鄭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也甚矣此會序黃正憲氏以為不可曉如晉以伯主自宜居

首宋陳係帝王之後故次之衛鄭曹皆姬姓故又次之齊世子光未嗣位列子爵之後吳初預會鄫以微弱居末易知也若滕以姬姓薛以伯爵俱序莒子邾子之下豈以滕薛久不親與盟會而然耶蓋是時莒邾雖子而國勢强于滕薛故居其前非夫子之前之也因其自前而前之不前無以徵實春秋不得已也前成十五鍾離後十年十四年向皆稱吳今曰吳人以鄫也不可曰吳鄫人也不殊吳何也前善道已殊

矣且戚衛地也

高忠憲曰吳未會非為主也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會雞澤使荀會逆吳子又不至今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故晉使魯衛先會之而為戚之會凡序吳者來會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也此魯戍也戍陳必非我魯一國各國必非同時遣戍以内辭書魯而各國之戍可見矣趙伯循以為妄言諸侯者非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

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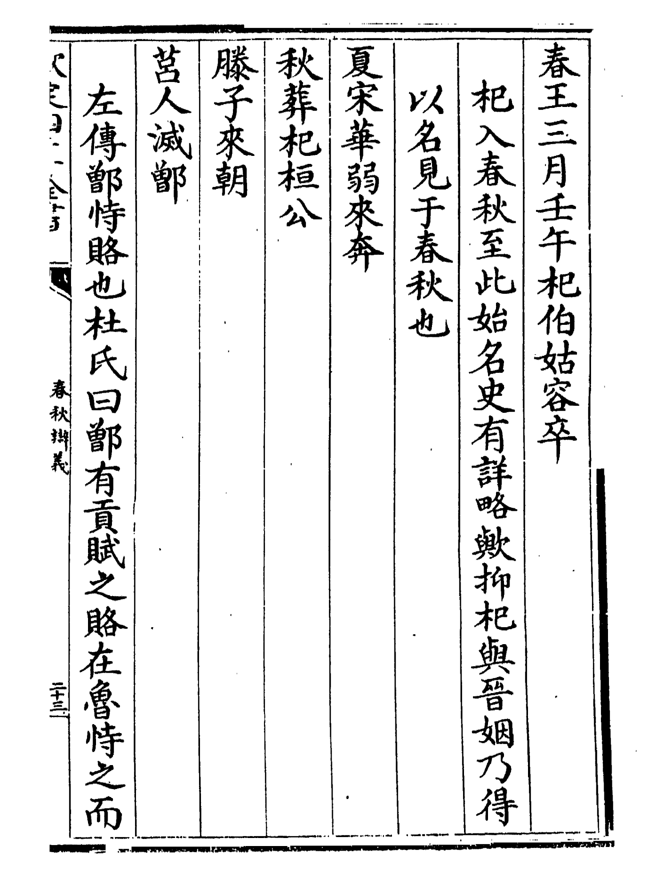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奸深忌刻人也迹其黨仲遂傾歸父紿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安在其忠于公室哉雖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不過小廉曲謹而已何足數也

按僖公十六年三月公子季友卒行父代位至于卒年共七十六年文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始見于經宣公八年仲遂卒而始專政宣公薨逐歸父而始擅權

甲午〇靈王五年

六年〇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入春秋至此始名史有詳略歟抑杞與晉姻乃得以名見于春秋也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杜氏曰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

慢莒公羊傳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蓋鄫世子為舅出也穀梁傳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

莒近齊齊為利之國也鄫迫于莒得鄫齊所欲也鄫求屬魯殊有乞憐之情已魯窺齊意恐為所嫌復合之且明徵于戚會使齊不我疑此魯鄫當日情事之實也鄫會于戚晉豈以其能聯兵結好足固邦交哉魯絶鄫而莒滅鄫矣五年同會六年即滅齊實陰主

之謂公不能討者非也媪爲嗣祔舅于廟如此立後天下恐無此族情因其立君即書滅國如此書法聖人恐不作此巧筆至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以爲今若實滅之不合如此不知九伐之法滅有破國亦有誅君非一舉殄絶之謂也是義也黄正憲氏得之黄曰昭公取鄫之時何以不言伐莒取鄫竊謂滅之爲言有自宗社丘墟言者有自子孫絶世言者莒之滅鄫必殘其宗社而未嘗殄滅其子孫魯史因

鄅國一時破殘遂直書滅其後子孫歸國名姓不能自通遂失記之耳予思昭公書取鄅蓋有二義使是時為誅君之滅必其子孫尚能保守殘疆莒亦怯于疆理故我魯滅之不書滅者諱魯也是時若為破國之滅則至昭公時莒國微弱不能撫封我魯滅之雖屬于莒亦不書莒以鄅非莒之屬也與須句牟婁不同

冬叔孫豹如邾

高忠憲曰按左氏記四年邾莒伐鄫魯救鄫侵邾敗于狐駘此聘謂為修平竊疑諱敗可也不應外其事没之不報可也不應貴卿遽往聘而修平恐此是報邾子之來朝而狐駘之傳為未真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沈長卿曰左氏謂鄫恃賂而滅亦非也襄五年秋穆

叔既以屬鄫為不利而使鄫大夫聽命于戚會矣貢賦之入在晉不在魯何賂之可恃哉況滅鄫者莒也非魯也不責莒而責魯在晉人雖妄有所討魯豈甘受之乎然則季武子如晉聽命也何故或謂初嗣執政往植私交而左氏因以為謝譴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王樵氏曰萊姜姓例稱滅同姓書名今齊滅萊不名則例之説

不通吴盖齊異姓國萊又淪于夷故略之歟

乙未〇靈王六年

七年〇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吴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

郯久事吴晉悼既以諸侯會于戚于是郯子始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汪氏曰公穀鄭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葢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于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李廉氏曰費魯强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于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益强南蒯繼出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

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來歸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季氏曰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今屬兗州府沂州沂州即臨沂也臨沂故城在州北五十里水經注

曰雒水出冠石山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則自中丘城西而南逕臨沂城東合汶水而又南逕啓陽城東者也啓陽之西南為邾地中丘之東北為莒地費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于邾莒季氏以為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城之

秋季孫宿如衛

季孫以初嗣位結好鄰邦也左氏報子叔之聘趙伯循曰豈有鄰國經七年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

卿故不書左氏不達此說諸稱某之盟報某之聘多此類也

熊過氏曰春秋内魯事關邦交者無不書不必卿行如叔還叔弓皆大夫也則趙氏亦失實矣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載公登亦登則此公與盟矣不書公穀梁所謂以國與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熊過氏曰鄬鄭地會謀陳也于是楚以首冬圍陳踰月乃始會諸侯不及于救故不書救于是晉終失陳無以宗諸侯終春秋之世非晉楚之從交見無復有陳而晉不能討矣左氏誤以為救陳杜元凱見經不

書也遂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誤矣救晉事也逃陳事也安得以陳之逃而掩晉之救且若楚圍未解則陳侯安得冒圍出會鄬在鄢陵之間字當作鄔在緱氏西南而鄵之東也去陳亦非朝夕國既被圍君安得出且潰出亦安能及遠謂其為救不亦迂乎

鄬鄭地

鄬穀或作隖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左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與子豐適楚不禮焉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公羊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于是弑之

熊過氏曰諸侯至鄬越鄭都而鄭伯不能如會如會而卒于鄵以疾卒耳趙伯循曰凡諸侯死例書名此

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髠頑卒所以須于如會時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但見其文特異不能釋遂妄云被弑若實見弑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弑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爾公羊乃云未出境益見其非也趙伯循又曰二十五年吳子遏卒同此或欲因地以見弑與吳子門巢而卒何異而又生境内不地之文小寢臺下豈亦書境外乎趙企明言若

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矣

袁仁氏曰春秋大義為誅亂臣賊子也然有不弒而書弒者如趙盾以不越境書許世子以不嘗藥書鄭歸生以憚老懼譏書楚公子比以不能効死書齊陳乞以廢長立幼書是也有弒而不書弒者如衛桓則以嫡母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無禮吳餘祭則以

親近刑人晉州蒲則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是也益畫工能像萬物之形而化工則併其神而鑄之像形者得其似鑄形者得其真春秋者化工之筆非畫工之筆也故凡不弑而書弑者非以大逆誣臣子也迹不弑而心弑聖人誅其心而懼之也弑而不書弑者非縱之也殘賊之人謂之匹夫誅匹夫不可謂弑君也按左氏鄭僖公為太子時適晉不禮子罕適楚不禮子豐及將會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

聽又諫殺之則殘賊之人與鄭夷陳平國等耳書曰卒于鄵其旨微矣胡傳從公穀謂僖公欲從中國其大夫欲從楚而弑之豈不悞哉審如是則鄭僖乃賢君矣孔子安得而不正其大夫之罪哉不使夷狄之人加于中國之君此曲說也

鄵公穀作操在鄬西髡頑公穀作原

陳侯逃歸

郝仲輿曰鄬之會為救陳也而陳侯先逃既周章可

哂矣諸侯亦不量而預鄉隣之鬬使主人避客躑躅無歸儻所謂爲合非與會盟之事至晉悼之季愈無足觀矣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吴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蘇子繇曰鄭子國子耳為晉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也晉楚爭鄭自此始矣自是晉楚之兵交至于鄭鄭人疾之書鄭人侵蔡無故犯楚以為國患罪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陳氏傳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于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

邢丘之會以命朝聘胡氏以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悼公之以謹嚴馭衆也諸

侯與國為我敵體惟大夫可以命令之君指撝臣攝伏聽則與違則執我法可行彼勢可受不失尊重之常又于政體甚便雖以魯襄在晉特不令其與會也不令魯襄與會者優之也列國大夫書人畀之也

邢丘今懷慶府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鄆田

王樵氏曰莒滅鄫伐魯以疆鄫田其爲奸齊盟大矣

而伯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

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

彊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晉君方明四軍無

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子駟請從楚乃及楚平

此鄭文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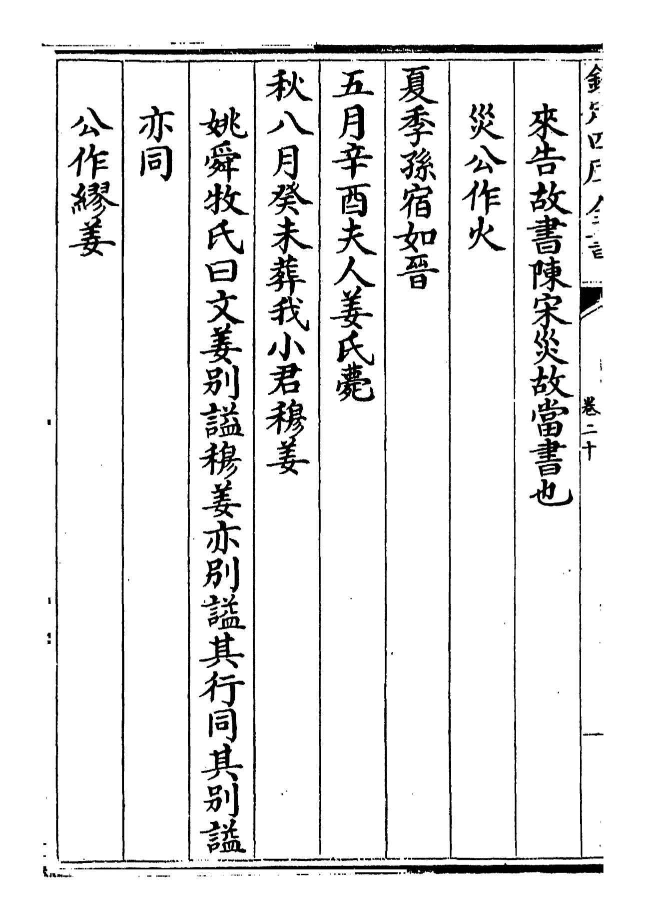
丁酉○靈王八年

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鄭簡

二曹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楚

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來告故書陳宋災故當書也

災公作火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姚舜牧氏曰文姜别謚穆姜亦别謚其行同其别謚

亦同

公作繆姜

左傳秦人侵晉晉饑勿能報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

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門其三
門閏月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左氏以同盟為鄭服啖叔佐曰傳所載者自是晉鄭
盟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傳以舊
史不載同盟之辭遂誤以二國盟辭當也其實不然
書伐鄭討其貳也不戰而服鄭請成矣同盟于戲自
是鄭預也不言鄭者蒙上文也永嘉呂氏曰按左氏
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于伐鄭之後則

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胡傳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王樵氏曰按荀罃欲分兵以敝楚後來三駕即用此策也左氏于乃盟而還之下又記晉人不得志于鄭

十二月癸亥復伐之門其三門杜氏不悟其誤因云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與前注自相戾

廬陵李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國中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内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

夏盛衰之機括也歟

五會之信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傳載十一月會城棣以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三駕而不敢與爭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楚子伐鄭

鄭及楚平

左傳晉侯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

公以下茍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戊戌○靈王九年

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會吳子壽夢也

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于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擬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犄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役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楚之柄

臣如子囊者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豈獨以柤會吴之故哉

熊過氏曰柤水名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古偪陽國地與楚界杜云楚地非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是吴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吴于柤葢謀滅偪陽而通吴也以偪陽與宋公

熊過氏曰偪陽妘姓子爵國在今兖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

偪穀作傅

公至自會

高忠憲曰不至滅而至會舉其可道者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偪陽故

晉師伐秦

左氏報其侵也此時正五會三駕之時秦人侵我以撓之若不伐秦則秦為楚鄭犄角横枝攪擾中國事未可知故晉伐之自料處強必當爭先兵力可以不困而為此舉也悼公君臣豈不明于自治者乃謂其虐民失計耶

策晉者謂通吳不如好秦而陳君舉曰闇于治吳唐應德曰失計通吳皆成一儒者議論耳實無當也彼謂晉當好秦蓋望其同心並力尊周攘夷耳而秦非

其人晉亦非其心也二國壤地同而有欲于我為利之國也殽構以來接戰數四朝夕窺伺惟以啓疆廣土為念非晉人伐秦取少梁即秦伯伐晉取北徵而已且秦僻遠西方雄長戎翟自納晉惠文外未嘗一旅勤王滅庸之後甘為楚役晉亦安能中心信秦必其協力耶若吳則于晉遠于楚近無利于晉而可以撓楚故晉通吳以制楚與楚通越以制吳勢使然也說者謂至于通吳而中國之勢大敗決裂則又不然

春秋至成襄以後政在陪臣三綱盡軼吳楚主盟防簡蕩然吳為姬姓之長柏舉一戰發舒華夏更足吐氣黃池驕蹇旋取顛覆未幾輒為越滅凡春秋叛周猾夏之事與吳風馬牛不相及儒者論事不揆時勢不究本末惟以迂腐之心作輕快之論皆此類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季氏曰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自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于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此三駕之一陳君舉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于伯者矣于是以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則悼公為之也愚按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執圭侯伯之子視子男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

皮帛其賔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齊世子光始
與盟會序小邾子下諸侯世子未誓于天子之制也
左傳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明年乃
次曹伯莒子之間則誓于天子而攝其君之制也然
禮樂自諸侯出矣
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
序小邾子之下惟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
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

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
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者下
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
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則齊光
未誓于天子而可序于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
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
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于子爵是則世子未誓于
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

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畀齊光國
大而强故紊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伯莒邾以
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
先王舊制論之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趙子常曰盜殺不言其大夫盜賊者不可以上下道
也公羊傳曰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孫明復曰
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之失政也

鄭之堅于從楚其謀皆出于駟而從夷之人弒君之賊發輒惟騑是從觀子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及神明不蠲要盟之語所以拒子孔子蟜子展者堅矣鄭從晉則受楚伐從楚則受晉伐疲于奔命恨入骨髓是時十二國之兵壓境惶懼不知所出故謀殺三人冀晉聞而緩兵因得從容為背楚即晉之計耳觀下不言圍戰而言戍晉實按兵不動以待鄭之歸附可見傳言尉止有爭與五族喪田之事尚非實也陰謀

暗殺故稱盜與蔡昭侯之弑不書公孫翩而書盜正同不稱大夫則張洽氏以為從夷之人是

沈長卿曰三子身為執政而盜得殺之于朝其恩不足以惠國威不足以服衆智不足以保身安所稱大夫哉故斥其名併不稱鄭人而書為盜也要之三卿不死則鄭之從晉不堅受兵正未艾也殺三卿而戍虎牢鄭乃決志北向不作兩姑間婦春秋先書伐鄭次書盜殺三卿最後書戍鄭虎牢事殊而意脈聯絡

有旨哉

騑公穀作斐書盜始此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曰不係之鄭者為天下城之者也係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係之衛緣陵不係之杞梁山沙鹿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郱鄑郚係之紀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亦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

杜氏曰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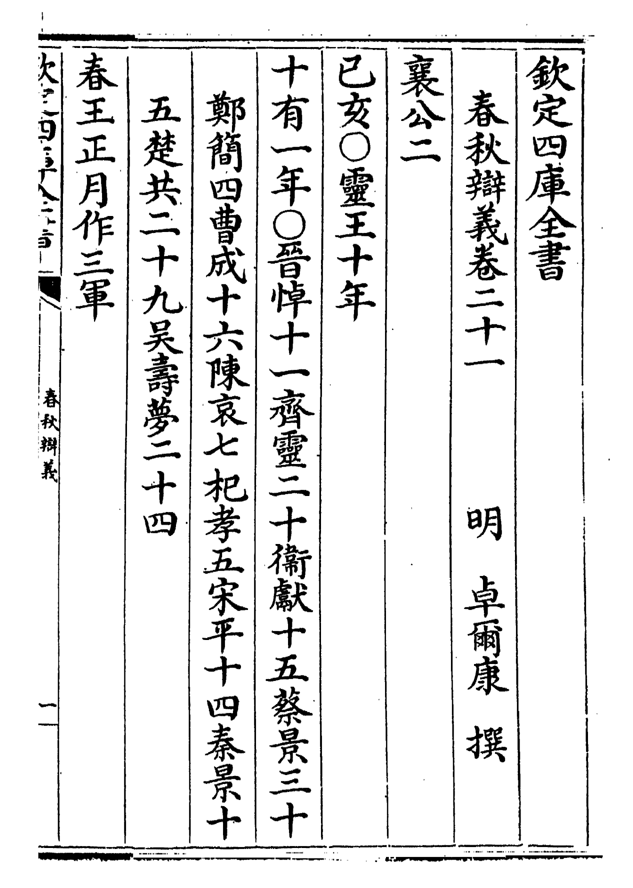
魯戍而不序諸侯

城虎牢不繫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鄭服且未可知為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為鄭而城之也戍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為鄭而戍之也戍則當宿兵峙糧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膂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

足以臨鄭亦一善策也故子囊救鄭晉不與戰而楚師自退非以制勝之要在我乎胡氏謂城不繫鄭者責在鄭戍繫鄭者罪諸侯不以義服書救者許楚皆非經旨

公至自伐鄭

春秋辯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二十一　　明　卓爾康　撰

襄公二

己亥〇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〇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謂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緣三子各毁其乘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曰作三軍胡氏謂魯本有三軍今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三軍王樵氏曰胡氏發臣無私乘無私民之義甚中肯綮而説作三軍處未瑩盖依周制則魯侯國止有二軍耳僖公之車千乘徒三萬亦僭也自周衰軍制僭亂而言晉已六軍矣觀魯成公作丘甲之後魯之軍亦踰制矣季孫行父臧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並

將于鞌之役則不止于三軍可知已然制度既壞則增減分合亦無定雖晉軍亦然而况魯乎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魯之軍有時而為三有時而自減為二皆不可知也此作三軍葢承乎自減為二之後杜氏謂增立中軍其說是也增立中軍正可謂之作中軍而曰作三軍者三家欲專其民人各毀其乘而改作之孔氏之說是矣汪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

然春秋書作三軍葢是時軍政隳壊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强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壊巳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

公家之兵為已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

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

王樵氏曰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于二竟欲唯强是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八卿和睦知必不棄鄭欲杖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于從晉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師驟來而後固與晉者蓋前此從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今故欲激使晉師致死于鄭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與爭一如子展之言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檮虛以救宋亦以虎牢先有戍兵易為聲援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澹甫曰同盟于亳城謀楚也先儒皆以鄭服而盟及考左氏記盟誓之辭祇言十二國而無鄭何也葢晉

三駕之兵皆為鄭出也一以公子貞公孫輒伐宋一以公孫舍之侵宋一以楚子鄭伯伐宋茍以此盟為鄭服而鄭何為又從楚有伐宋之師邪

同盟者以鄭伯在會與盟而言也杜氏云亳城鄭地則豈有地主不與盟而可言同者乎季氏私考謂亳北之盟鄭本不至引啖叔佐之說為證蓋泥于左氏七姓十二國之言耳不知晉為盟主但以諸侯受盟者言故曰十二國又此時諸侯一心所慮畔盟者唯

鄭故以十二國明神震懾之實非以鄭不在盟也左氏載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葢與戲盟同其為鄭與可知鄭已同盟而後復從楚伐宋則尚反覆未堅牢也故經不書鄭

熊過氏曰亳公穀作京葢叔段所請邑鄭地也杜彼註云滎陽京縣今亳杜云偃師湯都亦亳之一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伐鄭所不繇非會盟地也

亳鄭地

亳公穀作京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師于是三駕矣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

鄭東門趙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子曰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二十四年三駕諸侯同今各列其國不以一事例者大其事故重敘也

前一會世子在莒邾下後二會在上世子喪已踰年

將為君也

晉之制楚者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

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

秋之立文精矣

郝仲輿曰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

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

觀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為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戰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向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良霄石㚟辭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嘗勝楚未嘗敗鄭人往來晉楚間如陽鳥

何為楚不能與爭猶穀梁稱齊桓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一皆諛霸之陋說讀者信以為丘明語不加察耳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于行人譬諸

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

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

胥穀作胥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

櫟晉師敗績

左傳載秦庶長鮑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汪氏云秦景

公妹為楚共王左夫人于是為楚伐晉皆非也葢秦

倡伯西垂楚稱雄南服皆以戎狄猾夏而秦與晉又世為仇敵去年詹師師與子囊伐宋實相犄角冀得志于中國不謂鄭創艾服晉楚亦退避不爭則晉伯功成秦人勢孤恐晉乘勝移兵聲討遂出其不意先為必勝以制人耳然晉師敗績而經不書者楚方避晉中夏氣伸聖人不欲驕秦以抑晉也

庚子○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蔡景三

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入圍魯邑矣豈有伐國圍邑而臣子之不報乎鄆為莒與國此治莒之黨也穀梁以不受命而入鄆為惡季孫宿失時事矣急後事曰遂公羊以為大夫無遂事胡氏以為專

行而書遂失經義矣

台今費縣南有台亭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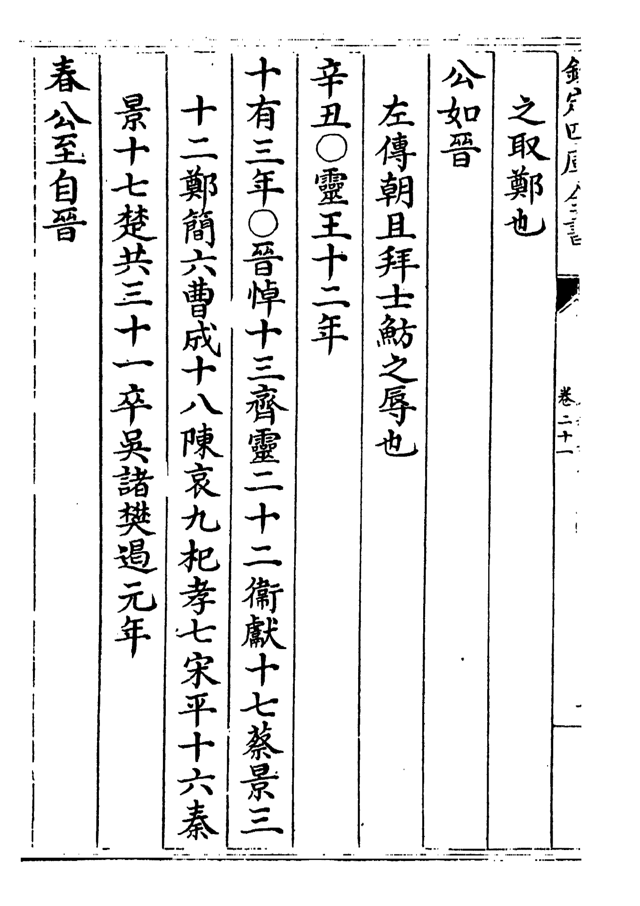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趙氏曰成公之世晉始通吳鍾離于中國晉厲晉悼皆與吳會晉平遂嫁女于吳雖同姓而不顧皆欲結之以撓楚也故壽夢以後弔喪之禮遂交于魯至昭公亦娶于吳其後魯賦于吳八百乘職貢同于事晉則以晉伯既衰欲倚吳以敵齊楚也不書葬義與楚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


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傳朝且拜士鲂之辱也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

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

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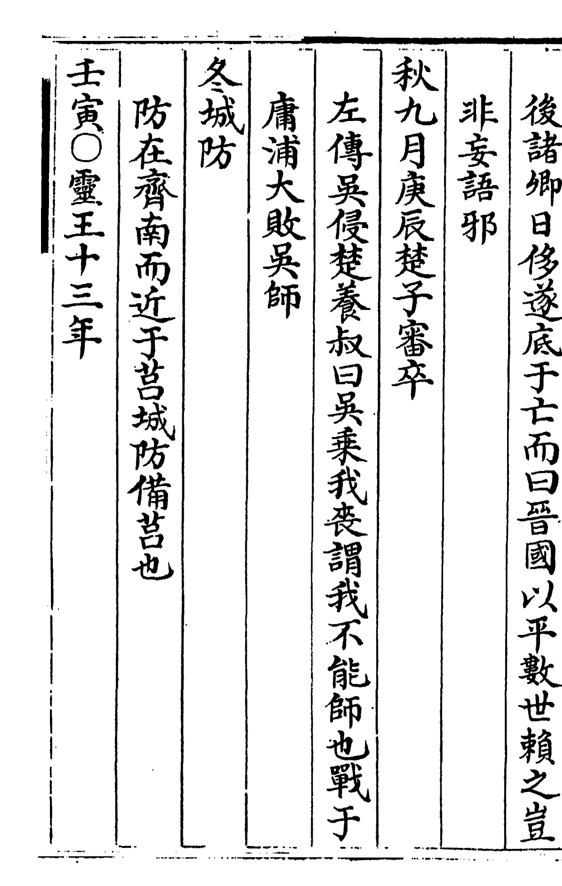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郜

熊過氏曰郜今濟寧州南濟陽縣古任城亢父縣本近魯微國公羊以為邾邑然經不書伐邾公羊誤也

郜公作詩

郝仲輿曰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匄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非也夫晉六卿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為遷延之役以至欒鍼死敵欒黶逐士鞅自是以



後諸卿日侈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豈非妄語邪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吳侵楚養叔曰吳乗我喪謂我不能師也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冬城防

防在齊南而近于莒城防備莒也

壬寅〇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
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
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以其通楚使也
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

夫張也

沈長卿曰伐秦之人即會吳之人也既謀伐秦矣而會吳者何制楚也晉欲糾合與國之師以伐秦恐楚躡其後故承吳告敗而會之于向跡若謀楚實則謀秦將近攻而先遠交也左氏真以為謀楚謬矣且向鄭地也吳人在向而諸侯之大夫往會之非吳有求于晉乃晉有資于吳也安得數其不德而退之世未有人來乞哀求救于我我不憐而收之反加以罪者

左氏見吳來告敗遂意勝在晉而張大宣子之言以驕吳謂吳前年伐楚之役為不德云耳

善本吳下無人字

蠆公作囆

向今鳳陽府懷遠界中吳楚界上地古龍亢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謂之遷延之役于是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熊過氏曰此遷延之役大夫惰矣經書四國皆大夫齊宋曹莒以下微者也其序主師者或以國大小勢强弱事勤惰至先後一時不足憑也傳言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惰而人之既妄矣謂北宮括攝故會向不書伐秦書亦妄也秦之役罪在摟諸侯而以其私用

之若悼公不自將則非其罪也諸侯之師次涇不濟罪在諸侯之師荀偃欒黶爭而大還罪在偃黶其事著明按法而誅之悼可以治矣何必春秋治之哉秦于中國非若楚也其兵怨僅及于晉且怨不及于中國而藉中國之力以圖之何以服中國哉悼公賢君無以警諸大夫之惰則有繇矣故冬會于戚大國不至者一小國不至者四而悼伯衰然非其不自將之罪也于是秦閉關不出亦終春秋

趙子常曰伐秦之役晉衛鄭大夫皆從其恒稱而齊宋大夫稱人者傳以為齊宋大夫不進師也悼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庶幾能張中國之勢討秦人黨楚之罪而齊宋大夫不進師則悼公之令外不行于列國矣荀偃欲進而欒黶先歸則悼公之令內不行于臣子矣故荀偃得從其恒稱譏不在荀偃也

十四年會向伐秦會戚凡三條人名不同多少亦異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為七小國君卿大夫書人其常

也向與伐秦齊宋經俱不書名後于戚宋書宋華閲衛于會向則稱人伐秦則稱北宫括稱人必微者稱名自卿在行也及考之傳不然據傳晉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與諸侯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悦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師皆從之雖不獲成而二子奬率之功不可誣也預註言北宫括所以書于伐秦此猶後人語耳又考十九年之傳曰于四月丁未公孫蠆

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夫公孫蠆即子蟜也當時齊涇之次實自蟜先發之至令晉人慕義無窮身死之後邀王靈而服上賞則一時之推重可知伐秦之書獨北宮括公孫蠆二子以名見非苟焉而已也則齊宋之不書忽之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季氏曰吳壽夢既卒晉人特以伐秦之故會吳于向以資其制楚之力自後亦遂與吳不通好矣楚無晉窺于是使公子貞伐吳而二十四年楚子又親伐之亦可見諸樊之時吳勢稍衰矣制吳而後可以圖中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勿歸齊人始貳

王樵氏曰按荀偃本亦弑賊與欒書弑厲公故為逆賊林父謀而成其亂會地又賊之私邑也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弑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是時晉秦兵爭止此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公使子僑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已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

王樵氏曰春秋惟弒君書其弒其君至于君為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如臣見逐亦止書其奔其也胡

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官直書于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矣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諸侯有所辨則名去國不反名衎出而後剽篡出二十年而復無所辨且非不反也

魯有三家齊有崔慶衛有孫甯晉有荀范強家以類

相庇以悼公之賢而無能為于此也惜哉蓋公怠矣

公作衛侯衎

癸卯〇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〇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熊過氏曰襄三年公如晉悼公去其國都而盟于長樗伯主修禮于諸侯也向戌以聘來尋莅盟成公盟荀庚郤犨亦未嘗過襄何畏于宋乃以伯主禮諸侯者一施之乎趙子嘗求而不得謂三家專襄公弱大夫自相結以卑其君非也三家欲相結七年盟孫林父何不去國都乎趙企明求而不得謂魯弱于宋向戌來報二年叔孫豹之聘必有謙辭而魯德之亦非也釋例劉地鈌孔穎達魯城外近地者緣鄭氏臆說

耳劉在王畿采地今偃師去魯又遠趙謂下書劉夏逆王后左傳因誤可以證魯不去國盟戍矣

劉王畿采地在緱氏今省入偃師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穀謂過我故志之是也魯為主婚恐非事實左氏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氏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婚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婚使上卿逆而公臨之故曰卿

不行非禮然單靖公以尊重故不過魯告婚耳若于
齊則靖公在行也春秋紀實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高抑崇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會以定衛而齊不
與焉憾之故伐我
熊過氏曰劉夏逆王后于齊討魯之輕已也灌甫曰
成孟氏邑也孟氏專魯齊惡之故圍成公救之不及
齊魯世婚成公以來征伐會盟無不同者乃一旦伐

魯圍成何也愚觀其跡有三魯專事晉而齊貳于晉一也獻公在齊諸侯立剽二也王后之逆魯實主婚禮文減薄三也齊人利莒晉為魯伐之四也然禮文減薄之說無考遇魯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琪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氣血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閲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盖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勤于用民

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禀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
已和戎則不貪功夷狄也朝聘有數則不多求列國
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
也此其所以能服諸侯得鄭而駕楚哉使晉以智力
相長設詐術任强大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
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以謀不協此豈有勢要力刼之辭哉故十三國相與
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

盟誓為信瀆鬼神費辭令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此豈能以區區載書留之哉故五會之信終于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暴骨而逞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豈晉能以力競而勝之哉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所謂猶有君子之資者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諸侯而

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此其所以失歟夫諸侯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陳之不可棄猶鄭之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抑已晚

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于治楚而闇于治吳乎

不然則悼公之業遠過齊桓晉文矣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殤

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

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卿共伯主之葬自襄公之葬晉悼公始然不經見惟

鄭子西弔子蟜送葬是大夫弔卿共葬為當時所通行故知之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左傳命歸侵田

高忠憲曰平公承文之志欲討邾莒兼虞諸侯故有是會

溴梁今懷慶府濟源縣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是盟也公羊曰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諸侯也穀梁曰政在大夫大夫大夫不臣也于是後人以為晉平挈伯權以歸大夫又以雞澤溴梁之盟大夫為政壞法亂

紀天下不可復正緦緦然憂之子細尋其事竊謂不然夫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非所施于尊者不敢以不信疑其上也溴梁當晉平公初立與諸侯好會講信修睦原不欲盟亦因高厚歌詩不類使諸大夫盟高厚也高厚逃歸則諸國不協之跡有徵矣遂為戊寅之盟列侯雍容樽俎于一堂之上而令諸大夫奉槃執耳以為徵信何有體也正惟諸侯在而大夫盟無害耳若政在大夫則晉自靈公不君趙盾執政是

時天下大勢趨已如此乃反以溴梁得體之舉而更訾之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熊過氏曰為魯故也春秋執諸侯十有三執以歸始此人衆辭二君皆不久歸國凡私釋而竊歸者不書歸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王樵氏曰許小國也嘗請遷于楚矣楚之徵求鄭之陵偪聞悼之風義所以又請遷于晉也然以悼不能有陳而平又豈能保許乎亦不量力矣然小國求而

撫之義也其君臣之謀未協許大夫不可盍姑諭之
可也而遽加之以兵乎書伐許見不務德而勤兵也
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臣不可過君
也宋稱人蓋微者
左傳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齊子即叔老杜氏曰不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
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蓋諸侯
大夫爵位相等惟鄭伯為君臣不可先君也

胡傳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魯北鄰于齊屢伐我北鄙則舊憾之未平屢侵之不遂也家氏謂欲致晉而與之戰將叛盟主志在爭伯矣

成左作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殤三蔡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杞孝十一

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瞷

宋人伐陳

熊過氏曰七年陳侯逃鄬不復會諸侯十年楚鄭伐宋是時楚方備吳緩中國宋人謂其已詘而乗間伐陳晉人聽之報非所報失掐擕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杜氏曰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桃公作洮今泰安州東南有桃墟高厚上公穀有齊字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弱臯比之室至殺其宰華吳左師畏臣之强舍之而不討卒以逐瘈狗故華臣懼而奔陳是何左師

之功不如狗也陳乃宋仇而奔焉罪不容誅矣

鍾伯敬曰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此人亦自高識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為齊故也

趙子常曰左氏載齊晏桓子卒晏嬰居喪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按孔子曰檀弓云曾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曽申曽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禮故遜辭略荅家老也家語曽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

謂能辟害也不以巳是而駁人之非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

丙午〇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〇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二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熊過氏曰白狄介西河秦晉之間呂相絶秦書曰白

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而我之婚姻今延綏葭鄜史記所謂河西圁雒之地晉文攘戎翟于此道出晉郊而遠來窺魯其亦失中國之防矣公羊謂不能朝書來者非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晉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石買即前年伐曹者使晉治之以罪不當書行人傳

與經不合張主一曰石買之執有三失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

灌甫曰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故有是執孫蒯同執不書杜氏言非卿然孫蒯為逆賊之子不足書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季氏曰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

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强勢不可敵欲倿晉圖大舉也而靈公不悟方且藐視魯倿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綦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穀作齊倿

冬十月公會晉倿宋公衛倿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恃其桀暴虐隣殘民四年之中至于六伐鄙而四圍邑不道之甚為諸侯所共疾也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而非私故書同圍以與之

趙子常曰圍未有言同者其言圍齊何晉弗伯也猶曰諸伯同圍之言焉耳陳君舉曰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于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間鄭之圍齊也

丁未〇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〇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獻二十三殤五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勝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傳盟于督揚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

則祝柯之謀也

祝柯今濟南府禹城地

晉人執邾子

左傳以其伐我故已服而釋之故不言以歸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孔氏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取

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子取以為巳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境也何言乎以漷為境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為境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其說不可通也姜廷善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水合鄉在今滕縣東胡即胡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今滕縣有漷陽里漷上村

季孫宿如晉

左氏季武子如晉拜師拜討齊之師并疆郓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晉平主伯而不能討

伯業可知矣傳言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經

不書非實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傳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詞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崔杼殺高厚于灑藍兼其室曰從君于昏也

高厚高固之子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崔杼殺之

去忌專權季氏以為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罪高厚

而殺之不必然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熊過氏曰嘉專國政人患之其實也西宫之難與純門之師加其罪之辭也然子展子西帥國人殺嘉則國無政矣故以累上辭書也二卿分室與崔杼兼高厚之室正同疑必有一誤十年尉止入西宫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十八年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楚伐鄭子孔名楚師于純門嘉果隱

盜名楚殺之誰曰不可然九年楚子囊伐鄭三卿欲從楚嘉獨持仗信待晉之議則既賢于諸卿矣况嘉以叛晉忤諸大夫當名晉師以去之胡乃名楚乎則純門之師未必嘉所名也大抵嘉之為人剛愎自用忍于殺戮者觀子産焚書之勸則其專恣刻薄可知而國人危懼同列忌嫌于是羅織以隱盜名兵之罪而用國法致之死耳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見其非必誅不赦之罪也

嘉公作喜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魯懼齊為柯會以自固

柯今大名府内黄縣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或曰備莒城近莒是以明年有向之盟武城在今費

縣北七十里

戊申○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

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

平二十三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及莒平督揚之盟故也

熊過氏曰于是齊晉平將為澶淵之盟故魯與莒平向姜姓國莒魯所爭隱二十年莒入向遂為莒邑桓十六年我城向已而歸莒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向復繫莒宣四年魯乃伐莒取之則向為魯邑蓋向莒所欲也魯依晉晉依齊故齊晉平則莒魯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齊成故也

王樵氏曰齊靈不道諸侯圍之而不服士匄帥師伐之聞喪而還晉有禮矣加以莊公初立亦欲求成以自定是以為此盟也然慼不伐喪之義居喪而出盟不已亟乎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六月盟于澶淵方至自會而仲孫速已帥師伐邾諸侯之志不同可知矣

澶淵今大名府開州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熊過氏曰書國者國無政累上之辭也蔡欲事晉久

矣燮請從先君以利蔡先君固從晉也趙企明不曉左旨誤為從楚何其輕以臆決哉晉悼易世而燮尤懐之信悼伯亦足以及逺而中國不可無伯矣左氏以不同民欲罪燮有利害無是非其議已入乎戰國蔡人不足責也

履燮母弟與兄同志則不應奔楚不同志則不應出奔蔡衆安于楚燮欲以一人挽而之晉故犯衆怒而罹難耳履為燮同母弟國人疑其同黨遂奔楚以明

志而免禍說者以其奔楚爲貶然奔楚豈得已哉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逼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黄出奔楚

熊過氏曰段罪去弟秦鍼陳黄稱弟罪在君也黄出緣二慶之逼二慶殺則黄歸矣而責其君何也黄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此黄奔之情實致其然者陳哀故累上也

叔老如齊

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始復通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己酉〇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〇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殤七蔡景

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

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是年十一月庚

子孔子生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氏曰時歲在已卯

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穀無十一月字廬陵李

氏曰何休以此年為已卯杜氏以為已酉已不合史

記世家以為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不合未詳

孰是揚士勛疏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合者非一故與

此傳異耳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吳澂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矣今左傳又云然非也蓋邾本齊黨晉人為魯而執之澶淵既盟仲孫速復伐之于是魯襄公恐齊釋晉怨而嫁怒于魯故親至晉以求庇耳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熊過氏曰公羊謂邾婁無大夫按不命之卿接乎曾者鄭宛莒慶秦術悉書名不特小國大夫不登姓氏也漆今兖州府鄒縣南平鄉有漆亭閭丘今鄒縣南有閭丘亭泗水所經也杜元凱曰大夫以邑出為叛適魯言來奔内外之辭王樵氏曰按昔莒僕以寳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境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蓋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陰以攬權焉今已作三軍分公室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

之有爾故不復顧前日之言矣自受庶其後莒牟夷

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遂為盜藪然皆非君意

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

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

公作邾婁庶其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

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欒書弑君而免于討欒黶汰而以內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矣

鍾伯敬曰士鞅論欒黶氏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盈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黶之報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于交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

二十四年三月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歴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

黃正憲氏曰按晉自悼公時六卿和睦修政息民故楚不敢與抗平公嗣立威勢已衰而欒盈以弑逆之

冑懷恨奔楚計必逃楚抗晉以報范鞅之仇晉實慮之故為此會一以預防荆楚一以彌縫諸侯耳自左氏有錮欒氏之言說者遂謂盈必徧歷諸國以求入故晉預約諸侯使皆勿容以杜其還是堅其服楚之心而報晉之無已也又焉知諸侯必聽晉而弗納乎蓋所謂錮者拘禁之使不得入楚又不得歸晉非勿容之謂此晉之失計也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殤八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復錮欒氏也

澹甫曰自盟澶淵而齊始平故商任沙隨兩會齊侯皆與焉則知諸侯之會以齊服故爾左氏以為錮欒氏非也考之經文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不言所自左氏疑其自齊故為此言以實之且欒盈之奔未甚于趙鞅之叛不錮趙鞅而再錮欒盈此傳之可疑

者晉為伯主豈應兩合十二國之君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無者也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沙隨今歸德府寧陵縣西北七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康王將討追舒每見其子棄疾必泣棄疾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遂殺子南于朝

棄疾縊死棄疾之事與唐李懐光之子李璀相類璀

嘗諫其父力竭而不能回則勸徳宗為之備父敗則

與之俱死追舒寵觀起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豈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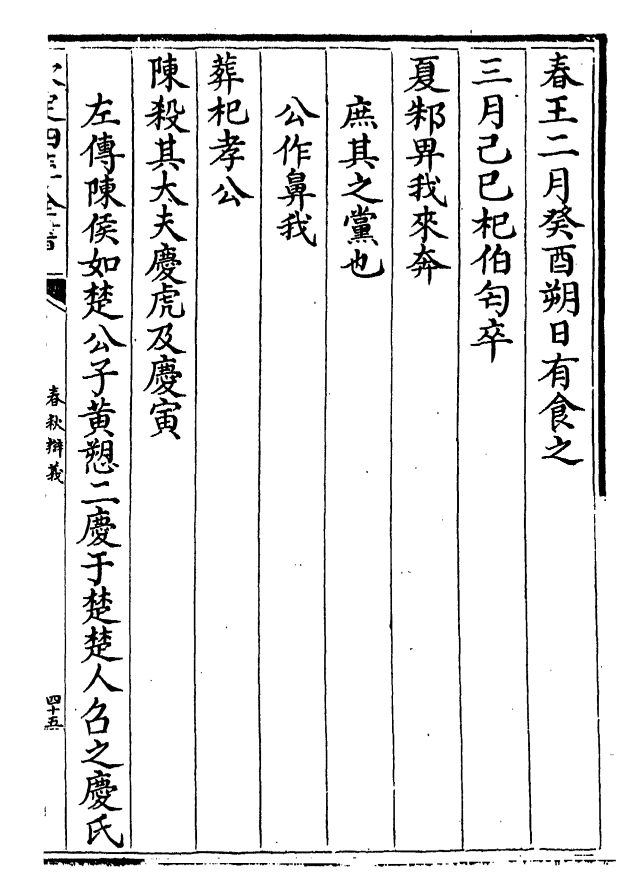
嘗諫其父而不從乎

辛亥〇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〇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九蔡景

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

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之黨也

公作鼻我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慶氏

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

慶氏以陳叛不書非叛其君也楚圍陳不書非為寇也黄正憲氏曰按公子黄本與蔡燮同謀從晋因二慶愬楚楚將討遂奔楚反誣二慶陳侯如晋必且實弟之言故楚信而來名至慶樂見殺則兩人自度不免遂以陳叛矣于是陳侯藉屈建之圍殺虎寅以滅其口始既不能正國以庇其弟終又藉夷狄以殺其

臣在二慶雖不為無罪實皆陳侯激成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穀梁以為罪累上是已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歸易詞書自楚歸罪黄既奔荆楚之國又藉楚人之力以歸自此遂當國用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欒盈入于曲沃則入于晉矣曲沃人願為之死則其入于絳也曲沃有奉焉其退而奔也曲沃有受焉書曰入深惡之也入晉者晉境也入于曲沃漸逼也

曲沃今聞喜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齊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

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齊本欲伐晉觀晏子告欒盈之言可見此先伐衛者欲出其不意且使欒盈得從容為內應計不意盈已敗歸曲沃晉亦有備故無功而還左傳所載齊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之事未必實也畔盟納叛

拒諫逞兵齊莊眞無道哉然觀崔武子君于何有之言則踰牆之禍肧胎于此矣

熊過氏曰十八年平陰之役晉師諸侯同圍齊者曾故也十九年衛使孫林父伐齊故先伐衛以嘗之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澶淵之盟垂四年耳去年又方會沙隨于是齊叛則晉伯衰諸侯貳矣晉衰諸夏之憂也

齊始伐盟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是雍榆也地在衛東去晉遠熊過氏曰據外傳子服惠伯之言曰叔孫豹悉索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還則次以成救晉命也穆叔非無功于晉者春秋何以不著其救患之功汪氏曰蓋畏齊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

後言次盤桓雍榆不及于事故以次終之也啖叔佐以為失救道陳君舉曰晉遂失伯故謹而書之

榆公穀作渝

雍榆晉地今衛輝淇縣東有雍城本古汲郡朝歌朝歌在今淇縣之西本衛地後乃見并于晉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遂立羯秩奔邾

公鉏季武子長子公彌臧孫為季氏謀使不得立者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氏曰臧孫紇奔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為後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臧為紇既不得所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奔齊不書

晉人殺欒盈

公羊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稱人從討賊辭盈

已去位非大夫也與鄭穀良霄同

齊侯襲莒

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壬子〇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〇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殤十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晉有欒盈之亂齊國之師故遣穆叔通問并致次雍

榆之故杜元凱以為賀克欒盈非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灌甫曰晉自商任沙隨之會失令于諸侯齊叛去明年伐衛遂伐晉尋又襲莒晉乃帥十二諸侯之師會于夷儀將伐齊會楚伐鄭乃還不果伐故不言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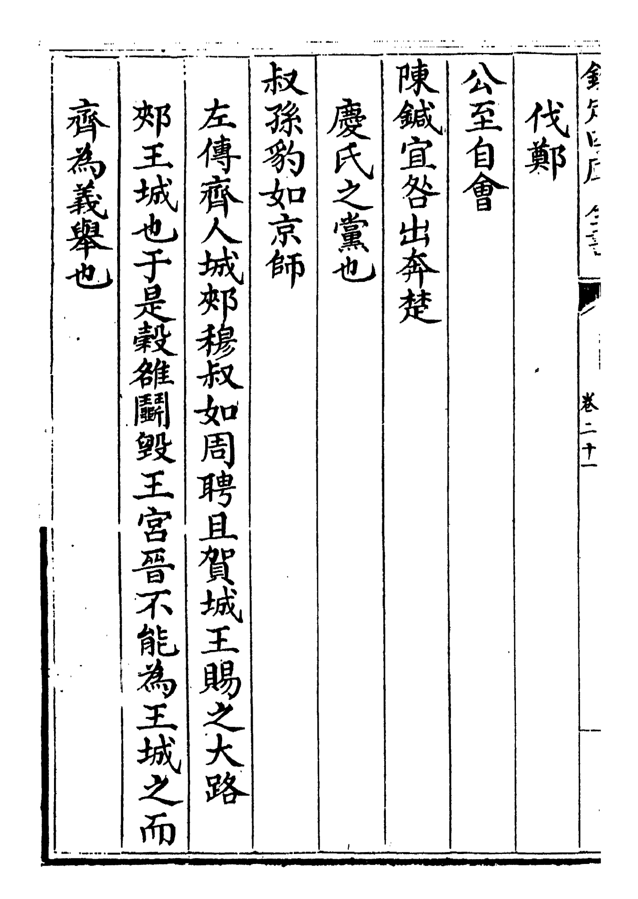
夷儀公作陳儀

夷儀本邢地後為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楚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夷儀之役不能正齊之罰而徒致棘澤之師以為鄭患其故不足錄也

自蕭魚會後楚不敢與晉爭鄭心未嘗一日忘也今齊晉交兵如兩虎鬬穴楚人欲收卞莊之利遂乘間



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賜之大路

郟王城也于是穀雒鬬毀王宮晉不能為王城之而

齊為義舉也

大饑

春秋辯義卷二十一